

发展中经济类型 的国家与日本



——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大来佐武郎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发展中经济类型的 国家与日本

——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大 来 佐 武 郎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
第 二 编 译 室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一九八一年

Saburo Okita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Japan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80

10036/07

发展中经济类型的国家与日本

大 来 佐 武 郎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译
第 二 编 译 室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北京、天津、上海 新华书店经销
各省省会所在地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850×1168毫米 1/32

1981年6月第1版

统一书号: 40220·5

8印张 字数: 212千

198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平) 1.50元

(精) 2.5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大来佐武郎是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以进行国际经济调查及长期经济预测和计划而知名，曾参与日本经济政策与计划的设计和制订。著有《日本经济复兴计划》、《日本的经济水平》、《技术资源经济》、《日本经济的成长与结构》、《无资源国日本与世界》、《有限的地球与日本的未来》、《成长的极限》、《亚洲经济与日本》等多种著作。

自1979年1月以来，作者先后四次访华，对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对两国经济合作，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本书中所收文章大都是七十年代作者参与各种讨论经济发展问题的国际会议所写的发言或论文，或应某些国家的私人或政府机构的要求而撰写的。本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当前对于发展问题的一些看法；第二部分介绍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第三部分研究日本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对于我们当前研究国际和国内经济问题，特别是了解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参加本书翻译和校订工作的有：陈公绰、梅祖培、李朝增、陈永易、朱光喜、严明新、郑玉质等同志。由于本书涉及范围较广，有些部分也较专门，译文中的错误或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1981年5月

序 言

在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际，世界政治与经济处于一种捉摸不定的状况。虽然有许多人曾经满怀希望地认为，七十年代将是一个朝着和平与繁荣的世界前进的十年，而且也的确可以看到一些喜人的事件和趋势，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严重的影响。

能源资源及其开发的问题就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有影响的问题，并有可能会改变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粮食资源、人口增长、贸易平衡、货币汇率等所有这类问题虽然对所有国家都有关系，但对发展中国家却极关紧要，因为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个要在日益动荡不定的世界环境中争取自身生存而不被吞没的问题。

本书所收入的是讨论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章，文章探讨了如何取得和推动经济发展并使其不致危及国家的完整和传统的问题。

若干年以来，我曾代表日本政府或以从事国内、国际经济研究的个人身分接触过经济发展与经济计划的问题。在我从事这项工作的期间，我曾去过许多地方，并就增长与发展问题与相当多的人进行过交谈。这些人中有政府官员、经济学家、银行家、农场主和学者。

作为一个经济问题的研究者，我曾经对这些问题进行过一般性的研究，也常常应邀发表谈话和写文章，就经济发展和那些正在为其全体国民的起码繁荣而奋斗的国家如何最为理想地促进经济发展等问题阐述意见。另外，因为我是日本人，所以也常常有人向我问起日本经济增长的经验对于发展中世界其他国家的意义的问题。

日本在发展中经济类型的国家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处于一种独

特的枢纽地位。作为一个经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它对发达世界的其他国家承担着义务，也与它们保持着联系；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亚洲国家，加之其增长的出现也只是新近的事情，所以日本也可以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那些正在经历争取工业化和增长的同样过程的国家分享自己的历史经验与专门知识。

当然，甚至就在本文执笔时，日本的经济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它在能源方面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使得它在当前的这场世界性能源危机中特别容易受到打击。但是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而取得的历史经验，对第三世界看来也是有一些意义的，而且的确也有许多这类国家在期待着日本所能提供的任何意见和援助。

本书中所收文章大都在过去六、七年内写成。其中有不少是为各种关于经济发展的国际会议所写的发言或论文，其他的则是应某些国家的私人或政府机构的要求而撰写的。我之所以以这种形式将这些文章发表出来，是为了将我个人在经济计划方面的经验和我个人同世界各地人士交往所得到的知识的记录汇集在一起。如果本书能对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繁荣的工作的进展有所补益，我就不胜欣慰了。

大来佐武郎

1980年4月

目 录

	页次
序言·····	v
第一部分 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	
当前对于发展问题的一些看法·····	3
对粮食、营养、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通盘考虑·····	11
使亚洲的稻米产量翻一番·····	19
能动的分工与国际秩序·····	41
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转移·····	51
第二部分 日本的实例	
发展中经济类型的国家与日本的经验·····	81
战后日本迅速发展的原因和问题及其对新的发展中经济类 型国家的影响·····	91
人口与发展的关系：日本的经验·····	129
日本在经济计划方面的经验·····	173
第三部分 日本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	
1979 年南北对话·····	203
日本与拉丁美洲的经济关系·····	211
巴西与日本两个经济高速发展国家的比较·····	215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关系：冲突与相互依存·····	223

第一部分

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

当前对于发展问题的一些看法

从联合国发展规划委员会新近召开的一次关于世界发展战略的会议所了解到的情况表明，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些不相同的问题。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共同组织，例如 77 国集团便是 1964 年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根据发展中国家团结一致的原则而组成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发展阶段上的差异和所面临的各种经济问题的性质上的差异。因此，我曾提议不同类的国家应制订不同的战略，而不应将一个战略用于整个发展中世界。大致说来，我们需要对四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考虑：

一种类型是那些经常项目有顺差的石油输出国家。（这一类并不包括所有的石油输出国，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总顺差额就从 1974 年的约 600 亿美元急剧下降到 1978 年的 180 亿美元左右，许多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不仅没有顺差，反而出现逆差。）对于这些有顺差的国家来说，问题便在于如何更为有效地把盈余资本用到发展中去。它们因为在国内发展方面仍然非常落后，所以需要外来的技术指导和专门知识。

第二种类型是那些迅速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这一类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称之为“新近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包括 11 个国家和地区：亚洲的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和巴西，以及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这些国家（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工业非常迅速地增长，制成品出口

本章是 1978 年 11 月在名古屋的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的农村—城市改造与区域发展规划讨论会上所作发言的讲稿，转载时曾得到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的许可。

迅速增加。劳动力供应充分和工资较工业国家低是它们正在加以利用的有利条件。它们还在世界市场上在纺织品和许多其他劳力密集的制成品方面形成相对有利的条件。这些国家(地区)中有的已经在转向电子、机械、造船和钢铁等较为尖端的工业产品方面,并且开始出口这类产品了。对于这一类型的国家(地区)来说,它们所需要的并不是优惠贷款或赠款,而是商业贷款或与商业贷款相接近的贷款。它们还需要使自己的制成品能够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也需要进入资本市场。

第三种类型是那些依靠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我们可以把这些国家称为中级发展中国家。它们大都是按人口平均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200 美元的国家。这些国家所需要采取的措施有订立商品协定、建立共同基金、稳定出口收入和其他有关收入。有些第三类型国家正在转为第二类、迅速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也许还有印度尼西亚,就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着。

第四种类型是贫穷国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看,这些是指按人口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 200 美元的国家。对于这些贫穷国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大概要数所谓从人的基本需要着眼的方针了。关于这个题目已经编写了不少的报告。我记得在参与皮尔逊报告*的工作时,重点是放在援助那些能够取得可行的经济发展的国家方面,提供援助要根据某些表现标准,如在促进扩大出口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而出口的扩大又可以使国家获得必要的外汇来购买必要的进口品。另一个标准是为发展筹措资金的国内储蓄率。这种意见认为,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将可使它们得到可行的经济发展,从而使它们有可能结束受援阶段,而且最终甚至有可能成为援助国。如果一个接一个的国家都能结束受援阶段,世界上的情况就会好一些,受援国的数目也会减少一些。这从政治上看也是很可取的,因为穷国没完没了地依靠援助也是有些泄气的。

* 莱斯特·B. 皮尔逊:《发展中的伙伴:国际开发委员会的报告》(纽约普雷格公司,1969年)。

这种概念我们可以称之为援助的效率原则，它曾经受到发展专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批评，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办法可能会加深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和较为幸运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结果贫穷国家与发达国家或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较为幸运的发展中国家与后者的差距则会越来越小。苏塞克斯派，尤其是理查德·乔利等人，对这种皮尔逊报告的办法持批判态度，最后，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所谓的基本需要的方针。

对人的基本需要方针的批评也很多。有些拉丁美洲国家之所以对之持批评态度，是因为它们自己已经是中级或更高一些收入类型的国家，如果严格应用基本需要标准，它们可能就没有资格当受援国了。它们也疑心自己的国内政策会因此而受到外来干预，特别是对于国内收入分配的那些非常敏感的方面。另外，有些国家也疑心富国在基本需要方面提供援助是要取代在工业发展方面的支持，因为工业上的增长最后可能使这些国家与工业化国家竞争。

对于基本需要方针虽然有这样一些批评，但许多国家还是认为它是必不可少的，至少在它们的国内政策方面是如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政治上的稳定并实现社会的公正。许多国家对于这种办法越来越感兴趣了。

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里，可耕地有限，过去三、四十年来的所谓“人口爆炸”也引起了劳动力的“爆炸”，总得通过某种类型的就业加以吸收。在欧洲国家里，有的是通过工业化来吸收剩余劳动力，有的则通过新的土地的发现而为剩余劳动力开辟出路。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增长率约为目前经济增长率的一半。工业化进程开始得比其他亚洲国家要早一些的日本的情况也是这样，它的非农业部门能够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它的农业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里是稳定的。1880年前后，日本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约占80%，有3,000万人(包括家属)在农村地区生活。到1940年，全国人口增长到7,000万左右，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却下降为只占40%，农村人口仍是3,000万左右。向国外移民也不多。

其他亚洲国家的情况却不相同，急剧增长的劳动力——有时一年甚至要增长3%——只能由国内吸收，而象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业部门的发展却没有那么快，不足以将新的劳动力吸收进去。农业将不得不至少是部分地吸收新增加的劳动者。这同日本或欧洲国家过去所经历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不过，就是在这方面，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这些发展中国家之间，情况也是不相同的。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地方，都还有大面积的土地可供开垦，而且与亚洲比起来，绝对人口也要少一些。由此可见，这种剩余劳动力和劳动力吸收的问题在亚洲最为严重。

J. K. 加尔布雷思过去曾经写道，为了发展而提供的最根本的东西应当因洲而异：非洲最需要的是教科书、拉丁美洲是土地改革、亚洲是机械。我不同意他所说的关于亚洲的那一句话。机械是可以用于某些亚洲国家的工业化的，但对于那些仍以农业为主而且劳动力日增的国家来说，创造就业机会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需要。

如何解决这种劳动力吸收问题是十分关键的。在有些发展中的亚洲国家里，由于水稻及其他作物的某些所谓高产品种的引进，产量的确有所提高，但劳动力中的就业面却未必因此而扩大。与工人比起来，机械要更驯服一些，也不会多话，在一些产量有所提高、农产品生产有所改进的地方，有时也出现了机械代替人工的情况。所以，问题在于如何采取既能提高农业产量又能扩大农村地区就业机会的措施。许多亚洲国家现在所面临的正是这么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曾经建议说，在南亚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引进高产品种，通过灌溉以便进行双季种植，就可能扩大就业面并使稻米产量也得到提高。*主要的精神是采用各种灌溉的方案，特别是水稻的灌溉方案。在有排灌系统的稻田百分比与每公顷稻米产量之间是存在着一种有规律的关系的。在日本，有排灌控制的稻田占98%，每公顷产量为

* “使亚洲的稻米产量翻一番”(大米和高粱合写)，本书第19页起转载。

6吨左右；南朝鲜和台湾有排灌系统的占70%至80%，每公顷产量约为4至5吨。（南朝鲜近来已超过日本所保持的6吨水平，不过是否能保持下去还很难说。）在大多数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有排灌系统的田地只占30%至35%左右，而且就是在这些田地中，很大部分并不能进行充分的灌溉，能充分进行灌溉的土地只不过占全部稻田的3%或4%左右。每公顷稻米产量2吨左右，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我认为，既然水利是一项耗资较大的投资，将它作为国际开发援助方案中的一个项目比较合适。

石川滋教授提出了一份论亚洲农业中劳动力吸收的论文，他的调查结论之一就是：日本稻米生产中所用人工的情况是每公顷525人日左右。^①这相当于大多数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三倍，与产量的倍数正好相同。这就可以说明，从事劳动密集程度很高的类型的农业并提高每公顷产量还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也可以找到将相当多的人吸收到农业中去的途径。这对亚洲的那些农业国家说来也许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另一个令人关注的方面是，如何才能将更多的劳力吸收到城市地区生产性而不是消费性的职业中去。有时候，不得不用消费性的措施来吸收劳动力，但在那些贫穷而且平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如果新增加的就业并不能增加产量，平均收入水平便有可能下降。因此，在城市和农村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是这一地区十分迫切的问题。

许多国家强调劳动密集的工业化，但有时候却会遇到这样的难题：劳动密集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农业方面有时也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例如，亚洲的稻米生产比起澳大利亚和北美洲的费用要高一些，因为澳大利亚土地充足，机械化程度高，北美则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但是，如果亚洲不能生产足够的大米，那就只好靠进口。进口大米不仅无助于解决劳力的吸收，而且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如如何筹措进口的资金、如何赚到外汇等问题。

① 亚洲和太平洋开发研究所，曼谷，1978年。

有些工业也面临着类似的困难局面，不过与农业的情况不同的是，工业还有可能挑选那些本来就属于劳动密集性质类型的制造业。能动的国际分工问题的一部分就是，劳动力过剩的国家正在发展劳力密集的工业，同时把部分产品向那些工资较高的较发达国家输出。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纺织品。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较富的国家会实行进口限制。较富裕的国家着手对那些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有利条件的产品实行进口限制，这是一个很不可取的事态发展。可是这种倾向在全世界都是有增无已，因此发展中国家就必须设法解决这一困难。一种办法是扩大发展中国家之间合作的范围，通过组织共同市场之类的形式来互相利用各自的市场。另一种办法是增加国内的生产和消费。另外，还得要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来抵销市场力量的作用——有时为了确保就业，还需保护国内的生产，使其不受外来竞争的影响。

所以，城市与农村活动方面吸收劳动力都需要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措施和政策规划。政策的制订应当是建立在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基础之上，因为在许多领域中，发达国家的经验还不适用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同样，许多能适用于拉丁美洲的政策方针，也可能不适用于亚洲，亚洲每公顷耕地的人口密度要高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根本就没有人谈论什么劳动生产率的问题，人们强调的是每公顷的产量，这是因为普遍性的问题是土地少而劳动力多，生产率与其说意味着节省劳力，还不如说是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只是在战后进行工业化的时候，才联系到在农业生产方面经济或节省劳动力，提出了劳动生产率的概念。

根据农业经济学家束烟精一教授的观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没有什么充分就业的概念。相反，强调的只是全面就业的概念，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每个人都有点工作做，尽管所得的收入都很低微。对于许多现在有着大量劳动力因而受到很强的压力的亚洲国家来说，这种全面就业的观点也许还有一定意义。

这些就是我想在此提到的几个问题。在结束以前，我想介绍几个从全球角度对基本需要进行测算的数字。保罗·斯特里滕和S.J.布尔基在新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曾对弥补基本需要欠缺所需要的资本总额进行了估计。^② 他们的测算是根据为满足基本需要对粮食、水、污水处理、住房、保健和教育等方面欠缺的情况估计。测算的结果是，从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内，每年大致要投资120亿美元。如果加上经常性费用，为满足生活基本需要每年缺少的总数字为250至300亿美元。与世界上每年4,00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相比，这个数字还不到军费的10%。满足基本的、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的任务虽然主要应当通过这些国家自己的努力去完成，但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绝对贫困也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责任。如果世界上的人们对这方面更重视一些并且认真看一看这些数字，他们对于在世界上消灭贫困的可能性便会有新的认识，因为这些数字本身说明，要满足基本需要方面的欠缺，所需开支相对说来并不算大。只要这些国家本身作出努力，再辅之以进一步的国际合作，消灭贫困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② 保罗·斯特里滕和S.J.布尔基：“基本需要的若干问题”，《世界开发》，6：3，1978年3月。

